

征稿: <海韻> 文藝副刊歡迎惠稿, 舉凡短篇小說, 散文, 現代詩歌, 古典詩詞, 曲藝雜談, 文學及詩歌評論與鑒賞, 均所歡迎。因篇幅關係, 文長勿超過五千字, 詩(每首)以五十行之內為宜。

投稿郵箱: shangbaohaiyun@sina.com shangbaohaiyun@sina.cn fax: 63-2-2411549 敬請投稿者寫明真實姓名以及詳細地址, 聯絡電話。

白露為霜，秋思未央

吳霞

時值九月初，夜涼驟至，晨起推窗，但見草木凝珠，瑩然有光——白露至矣。《月令七十二候集解》云：「水土濕氣凝而為露，秋屬金，金色白，白者露之色，而氣始寒也。」這個以詩意命名的節氣，恰如天地在夏秋之交寫下的一首朦朧詩，字句間沁著涼意，卻蘊著亙古的哲思。

白露二字自古便染著詩意與愁緒。《詩經》中「蒹葭蒼蒼，白露為霜」一句，將薄霧晨露化作求而不得的悵惘，露珠在草葉上滾動，恍若伊人眼角將落未落的淚。杜甫在顛沛流離中長歎「露從今夜白，月是故鄉明」，讓寒露成為遊子心頭的砒霜，一滴便催發肝腸寸斷。曹孟德橫槊賦詩「對酒當歌，人生幾何？譬如朝露，去日苦多」，更是將露水昇華為生命短暫的驚心喻體——朝陽初升即消逝，恰如繁華倏忽、盛年難再。

古人觀露知秋，遂生敬畏。農諺道：「白露白茫茫，谷子滿田黃」，此時中原大地正值收割，農人彎腰刈稻時，褲腳便沾滿涼露，那是土地饋贈的珍珠。南方則開始採擷「白露茶」，此時茶葉經夏暑煎熬，反在秋涼中淬出醇厚底蘊，一如人生磨難後的回甘。蘇州人有釀白露米酒的習俗，取此日清露入曲，封壇窖藏，待歲月點化成一甕秋水柔腸。這些風俗，何嘗不是先民與自然簽訂的契約？他們從露水中窺見天道輪迴，遂以虔敬之心應和四時節律。

律。

白露更似一位冷眼觀世的哲人。它不似夏雨酣暢淋漓，不似冬雪鋪天蓋地，只以萬千露珠為鏡，照見天地本心。李太白吟「玉階生白露，夜久侵羅襪」，寫的是深宮怨情，卻道出露水無聲侵蝕的力量——最柔軟的，往往最能穿透時光。白居易「荷香清露墜，柳動好風生」則勾勒出露珠墜落的剎那禪機：萬物終將墜落，但在墜落途中，仍可折射整個天空。

在這個節氣裡，自然上演著精妙的隱喻。露珠懸于葉尖，將落未落，像極了人生中那些懸而未決的時刻；陽光穿露而過時散射的虹彩，恰似命運中轉瞬即逝的機緣。露水教會中國人一種生存智慧：以柔弱勝剛強。它看似卑微，卻能滋潤百谷；它轉瞬蒸發，卻年復一年歸來——正如《道德經》所言：「天下莫柔弱於水，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。」

暮色四合時，白露悄然浸潤大地。它浸濕旅人的行囊，打濕晚歸的衣襟，也在竹籬瓜架上凝結成霜。這是天地在盛夏狂歡後的第一次沉思，是酷暑與寒涼之間的溫柔緩衝。人間聚散如露，繁華如露，悲喜亦如露，唯有時光的長河靜靜流淌，映照著每一個白露為霜的清晨。

當我們在現代都市的玻璃幕牆間匆忙奔走時，或許該偶爾駐足，看看草尖是否已染秋白。那裡藏著千年的詩篇、農人的曆法、哲人的歎息，以及天地亙古的節律——萬物皆有時，白露，正是時光為我們按下的一次詩意暫停鍵。

清秋蟲鳴

傅銳

初秋薄暮，蟲聲便悄然浮起，此起彼伏，你呼我應，織成了一張無形而細密的聲網，悄然籠罩了窗外的天地。蟲聲非如盛夏那般鼓噪喧囂，這聲響是洗練過的，清亮裡透出幾分秋意，細細聽去，竟有金石之韻，錚錚然於微涼空氣裡輕輕碰撞，又彷彿某種涼冽的絲線，在晚風裡幽幽飄拂著。

這時節，巷子裡的聲息也格外清晰。誰家鍋鏟碰著鐵鍋，叮噠作響；隔院傳來婦人喚小兒歸家的悠長尾音，聲音裡浸透了尋常日子的溫潤與安穩。蟲聲與人語，似乎在這初秋的清涼裡達成了某種默契，彼此應和，又互不相擾。人間煙火與天籟清音，便如此熨帖地交融起來，織成了一张溫暖的網，覆蓋了這巷陌人間。

我幼時捕蟲，最是雀躍時節。晚風初起，便擎著竹竿，竿頭縛了細網，于牆根草叢間巡梭。捕得一隻，便歡喜地納入竹籠，籠子掛在簷下，夜裡便聽它徹夜鳴唱。那時心思單純，蟲鳴僅是蟲鳴，如露珠單純映照天光，不摻半點人世况味。如今籠子早已不知去向，唯蟲聲依舊，年復一年在窗外如約而至，竟成了光陰遞來的熟悉信箋。

窗下石階，常有鄰翁閑坐。老人自有一份沉靜，他微闔雙目，似聽非聽，任蟲聲流過蒼老耳廓，流入幽深記憶之潭。他偶爾開口，講起少時鄉間秋夜，禾場上蟲鳴如沸，眾人搖扇閒話，天幕如墨，星子低垂欲落……那些言語，似也染了舊時光的微溫，沉甸甸的，落入暮色裡，竟也如蟲鳴一般，成了晚風裡飄蕩的絮語，其聲低微而餘韻悠長。

蟲聲如針腳細密，將夏的餘溫縫入秋的清涼。夜深了，市聲漸杳，唯有蟲鳴愈發清幽。靜坐燈下，那聲音便似水般漫過門檻，流到腳邊，微微泛著涼意。此聲入耳，白日裡那些擾攘的、煩瑣的、令人皺眉的種種，竟被這清涼之聲悄然淡忘了輪廓。蟲聲如泉，汨汨湧入心田，竟也神奇地滲去了些積鬱的塵埃。原來人間營營，終歸不如這石隙草根間生靈的淺斟低唱來得悠遠恆常。

夜深蟲鳴，如舊友絮語，又似天地輕吟。我恍然覺得，這小小的蟲豸，一年一度以微軀振羽，非為喧囂塵世，只為應和這亙古流轉的節序。其聲清越，其情專注，不為浮名，不逐流響，只在屬於自己的短暫時節裡，將生命譜成清亮如水的歌謠。

蟲聲如絲，纏住夜色，也纏住聽者微茫的思緒。它非為喧囂塵世，亦非為炫示于人，只是應和著天地的節拍，在屬於它的時節裡，將生命譜成一支清亮如水的歌謠，如同秋夜裡遺落人間的一粒星子，或深埋泥土的一顆種子，以微弱而恆久的頻率，執拗地昭示著天地間某種不滅的秩序與生機。

蟲聲如縷，纏繞著晚風，亦纏繞著聽者微茫的心緒。這小小的生靈，年復一年，以微軀振羽，在秋之門檻上，為時光的流轉作著清幽的註腳。

秋日炊煙裊裊 鄉愁深

莫雲

秋，宛如一位深情的畫師，悄然揮動手中的畫筆，將世間萬物暈染得五彩斑斕。在這個充滿詩意的季節裡，那裊裊升起的炊煙，似一根無形的絲線，緊緊纏繞著遊子的心，勾起無盡的鄉愁。

又是一年秋意濃，我站在異鄉的街頭，望著天邊那一抹如血的殘陽，思緒不由自主地飄回了故鄉。記憶中的故鄉，每到秋天，總是被一層溫暖的煙火

氣籠罩。

清晨，當第一縷陽光溫柔地灑在農家小院，那煙囪便準時吐出裊裊炊煙，宛如一位婀娜的仙子，扭動著曼妙的身姿，緩緩升向天空。灶膛裡，火苗歡快地跳躍著，像是一群熱情的舞者，它們舔著鍋底，將母親精心準備的飯菜，烹飪出誘人的香氣。

我和小夥伴們總是在這炊煙的召喚下，從溫暖的被窩裡爬起來，睡眼惺忪地走向廚房。母親微笑著，將熱氣騰騰的飯菜端上桌，那慈祥的目光，彷彿能驅散秋日清晨的絲絲涼意。

然而，隨著年齡的增長，我終究還是離開了故鄉，去追尋遠方的夢想。在繁華喧囂的城市裡，我像一顆漂泊的浮萍，在茫茫人海中獨自闖蕩。忙碌的生活，讓我漸漸淡忘了故鄉那熟悉的炊煙。

直到那個秋日的黃昏，我拖著疲憊的身軀走在回家的路上。路過一條小巷時，一股熟悉的香味撲鼻而來。我猛然抬頭，只見一戶人家的煙囪裡，正裊裊升起一縷炊煙。那炊煙，在微風中輕輕搖曳，宛如故鄉母親那溫柔的手，向我招手。

剎那間，故鄉的一切如潮水般湧上心頭。我彷彿看到了故鄉那金黃的稻田，在秋風中掀起層層波浪，彷彿聽到了田野裡那陣陣歡快的蛙鳴，還看到了爺爺在院子裡晾曬著豐收的果實，臉上洋溢著滿足的笑容。

那縷炊煙，就像一把神奇的鑰匙，打開了我心底那扇塵封已久的大門，讓鄉愁如決堤的洪水般傾瀉而出。我加快腳步，想要走近那縷炊煙，彷彿這樣就能離故鄉更近一些。

可是，當我走到那戶人家門前，那炊煙卻已漸漸消散。我呆呆地站在那裡，心中滿是失落。這時，一陣秋風吹過，帶來絲絲涼意，也吹散了我眼中的淚花。

在這個陌生的城市裡，我知道，那裊裊炊煙已成為我遙不可及的夢。但它卻如同故鄉的烙印，深深地刻在我的心底，無論我走到哪裡，都無法將它抹去。

如今，每到秋天，我總會格外留意那天空中偶爾升起的炊煙。因為，在那裊裊炊煙裡，有我对故鄉無盡的思念，有我童年美好的回憶，更有我心中永遠無法割捨的鄉愁。

文藝副刊



海韻

曾建民家屬捐中呂宋嵩岩社

菲律賓中呂宋嵩岩社訊：本會曾任委員曾建民同志不幸於二〇二五年八月十九日謝世，南極星沉，軫悼同深，出殯之日，極盡哀榮。

曾建民同志生前，熱心社會公益事業，貢獻良多，其哲嗣孝思純篤，守制期間，尤不忘公益，特捐本會菲幣貳萬元充作福利用途，仁風義舉，殊堪欽佩，特藉報端，予以表揚，並申謝忱。

曾建民家屬捐中呂宋嵩岩社丹轆分部

菲律賓中呂宋嵩岩社訊：本會曾任委員曾建民不幸於二〇二五年八月十九日謝世，德星夜墜，軫悼同深。出殯之日，白馬素車，極盡哀榮。

其家屬秉承遺志，雖在守制期間，不忘公益慈善，特獻捐菲幣貳萬元充作本會福利用途，仁風義舉，殊堪欽式，特藉報端，予以表揚，並申謝忱。

朱民輝捐各界福利金

菲華各界聯合會訊：本會外交主任朱民輝常委令德配朱府陳美智夫人，不幸於二〇二五年七月十四日去世，享壽八十有四高齡。寶婺星沉，軫悼同深。出殯之日，白馬素車，極盡哀榮。

朱民輝外交主任熱心公益，樂善好施，關心本會。在痛失賢妻悲慟哀傷之際，仍不忘公益，特捐本會福利金菲幣十萬，仁風義舉，殊堪欽式，謹此特別表示感謝

施石仁綿綿松龍碧昌捐英美鄉會福利基金

菲律賓英美同鄉會訊：本會名譽顧問施碧昌泊施石仁，綿綿，松龍，玉潤賢昆玉令慈施府蔡秀敏太夫人，不幸於二〇二五年八月廿八日仙逝，寶婺星沉，軫悼同深，出殯之日，白馬素車，極盡哀榮。

其哲嗣等事親至孝，秉承令先慈生前樂善好施之美德，守制期間，不忘善舉，特獻捐菲幣一萬元充作本會福利基金，仁風義舉，殊堪欽式，特藉報端，予以表揚，並申謝忱。

施石仁綿綿松龍碧昌捐前港鄉會福利基金

菲華晉江前港同鄉會訊：本會名譽顧問施碧昌泊施石仁，綿綿，松龍，玉潤賢昆玉令慈施府蔡秀敏太夫人，不幸於客月仙逝，寶婺星沉，信惜同深。

出殯之日，白馬素車，禮殯儀式，極盡哀榮。

其哲嗣等侍親至孝，秉承訓，雖於守制之期，不忘公益慈善，特獻捐菲幣一萬元作為本會福利基金，仁風義舉，樂善好施，仁風廣被，殊堪欽式，特藉報端，予以表揚，並申謝忱。

施石仁綿綿松龍碧昌捐執中聯誼會福利基金

旅菲執中聯誼會訊：本會名譽顧問施碧昌泊施石仁，綿綿，松龍，玉潤賢昆玉令慈施府蔡秀敏太夫人，不幸於二〇二五年八

月廿八日仙逝，享壽積閱一百高齡，慈雲失仰，哀悼同深，出殯之日，白馬素車，極盡哀榮。

其哲嗣等幼承庭訓，事親至孝，秉承令慈生前樂善好施之美德家風，於守制期間猶不忘福利事業，特獻捐本會菲幣一萬元福利基金，仁風義舉，殊堪欽式，特藉報端，予以表揚，並申謝忱。

施石仁綿綿松龍碧昌捐埔頭鄉會福利基金

菲華晉江埔頭同鄉會訊：洪溪鄉施石仁，綿綿，松龍，碧昌，玉潤賢昆玉令慈施府蔡秀敏太夫人，不幸於客月溘然逝世，寶婺沉輝，軫悼同深，飾終令典，備盡哀榮。

其哲嗣秉承先人庭訓，樂善好施之美德，繼承遺願，守制期間，仍不忘公益，特獻捐本會福利基金菲幣一萬元，仁風廣被，義舉典範，特藉報端，予以表揚，並申謝忱。

施石仁綿綿松龍碧昌捐旅菲晉江華海同鄉會

旅菲晉江華海同鄉會訊：洪溪鄉施石仁、施綿綿、施松龍、施碧昌暨賢昆玉令萱堂施府蔡秀敏太夫人不幸於客月仙逝，寶婺星沉，哀悼同深！

碧昌宗長暨賢仲玉侍親至孝，為軫念先慈之懿德，並發揚其母儀風範，特擲節靡費獻捐菲幣一萬元予本會作福利用途，仁風廣被，殊堪欽式，謹藉報端，予以表揚，並申謝忱！

施石仁綿綿松龍碧昌捐西岑聯誼會福利基金

西岑聯誼會訊：洪溪鄉親施石仁，綿綿，松龍，碧昌，玉潤賢昆玉令慈施府蔡秀敏太夫人，痛於客月間溘然辭世，寶婺星沉，軫悼同深，飾終令典，備盡哀榮。

其哲嗣孝思純篤，秉承庭訓，居喪期間，不忘善舉，特捐本會福利基金菲幣一萬元，仁風義舉，殊堪欽式，謹藉報端，予以表揚，並申謝忱。

洪應攀永樂豪傑賢昆仲獻捐英林洪氏家族總會

菲華英林洪氏家族總會訊：本會族親洪應攀、永樂、豪傑、錦蓉、雅莉賢昆玉令慈，洪府施太夫人諡淑敏（原籍晉江市龍湖鎮溪後村——英華），不幸於二零二五年七月十八日凌晨一時十四分壽終於崇基醫院，享壽八十有五高齡。寶婺星沉，軫悼同深！越於七月二十四日上午十時出殯，火化於聖國聖樂堂。殯禮之日，白馬素車，哀榮備至！

族親洪應攀、永樂、豪傑賢昆仲幼承庭訓，事親至孝，秉承先生前熱心公益，關心鄉族慈善福利，為人急公尚義，樂善好施之美德家風，雖於守制期間，悲慟哀傷之餘，猶不忘本會之公益福利，特將親友致贈之聘儀，移捐本會菲幣貳萬元，充作福利金之公益用途。仁風義舉，殊足欽式！

本會敬領之餘，謹藉報端，予以表揚，並申謝忱！

洪應攀永樂豪傑賢昆仲捐英林保生大帝董事會

菲華英林保生大帝董事會訊：本會善友洪應攀、永樂、豪傑、錦蓉、雅莉賢昆玉令慈，洪府施太夫人諡淑敏（原籍晉江市龍湖鎮溪後村——英華），不幸於二零二五年七月十八日凌晨一時十四分壽終於崇基醫院，享壽八十有五高齡。寶婺星沉，信惜同深！越於七月二十四日上午十時出殯，茶毗於聖國殯儀館聖樂堂。殯禮之日，白馬素車，哀榮備至！

洪應攀、永樂、豪傑賢昆仲幼承庭訓，事親至孝，秉承先生前熱心公益，關心慈善，虔誠護持；為人急公尚義，樂善好施之美德家風，雖於守制期間，悲慟哀傷之餘，猶不忘本會之公益福利，特將親友致贈之聘儀，移捐本會菲幣貳萬元，充作福利金之公益用途。

仁風義舉，殊堪欽式！本會敬領之餘，謹藉報端，予以表揚，並申謝忱！

李忠信逝世

旅菲洋山寶塔同鄉會訊：本會常務顧問李忠信鄉賢不幸於二〇二五年九月十二日仙逝，享壽七十有八高齡。哲人其萎，軫悼同深。現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三樓313(Oleander)靈堂，擇訂於九月十七日(星期三)上午八時出殯。

本會聞耗，經派員慰問其家屬，勉其節哀順變，並致奠花圈以表哀思，而盡鄉誼。

顏丹英逝世

菲律賓鈔坑顏氏同鄉會訊：本會總務主任顏丹英宗老先生（原籍石獅鈔坑）亦即鄉親顏菁菁、婉婉賢昆玉令尊，不幸於二〇二五年九月十二日下午五時零八分壽終於崇仁醫院，享壽八十有四高齡。哲人其萎，軫悼同深。

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(SANCTUARIUM 209-MAGNOLIA)靈堂，擇訂九月十八日(星期四)上午十一時出殯火化於聖國聖樂堂。

本會聞耗，全體鄉儕深表哀悼，經派員慰問其家屬，勉其節哀順變，茲訂於九月十七日(星期三)晚七時在其靈前，舉行獻花祭禮及越日參加出殯執紼，以表哀思，而盡宗誼。

訃告

顏丹英

(石獅鈔坑)

逝世於九月十二日
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(SANCTUARIUM 209-MAGNOLIA)靈堂
出殯於九月十八日上午十一時

吳遠樓

(晉江下東埔)

逝世於九月八日
現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樓下101號靈堂(Sanctuarium 101-Fleur De Lis)
出殯於九月十七日上午十一時

李忠信

(石獅洋山寶塔)

逝世於九月十二日
現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(SANCTUARIUM 313-OLEANDER)靈堂
出殯於九月十七日上午八時

流芳百世